

吳冠中文集

责任编辑：丁黎
封面设计：陈默
技术设计：盛寄萍

吴冠中文集

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7.5
插页6 字数350千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制
印数 1—1000册
ISBN7-5410-0461-8/J·436
定价：8.40元（精装）



作 者 像



作者与夫人在黄山之巅

出版说明

《吴冠中文集》系我国当代著名画家吴冠中的美术文论选集，收录了作者关于美术创作和理论探讨的重要文章。是作者对其几十年创作实践和艺术道路的深刻总结和理性反思。从中能够了解作者的艺术理想和美学追求，并展示出当代中国美术事业探索发展的进程以及世界美术发展的状况和走向。

作者小传

一九一九年诞生于江苏省宜兴县农村，母亲是文盲，父亲是乡村小学教员兼种田。家庭清贫，唯一的道路是靠努力读书，进师范学校，争取奖学金、免费。后来进国立杭州艺专学绘画，抗日战争期间吃教育部的贷金。毕业后当过重庆大学的助教，抗战胜利后考取公费留学，到法国国立美术学院进修。一九五〇年返国后曾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北京艺术学院及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早年喜爱文学，未有机缘学文，终于从事了绘画，也许是对他文学恋情的转移。

青年时代崇拜西方现代艺术，到巴黎留学后，反产生失落感。虽有充分的西方的奶作自己的营养，但却挤不出真正属于自身的奶来，在剧烈的思想矛盾斗争后，终于又回到了自己的祖国。返国后的情况并不理想，总被批判为属于资产阶级的艺术观。但并不屈服，在数十年的冷落中仍坚持探索自己中西结合的艺术之路。读者在这部文集中当可窥见风风雨雨中作者的生涯，

并感触到这一不寻常时代的脉搏。

八十年代以来作者的作品开始展出与海内外，同时在各类报刊发表自己的艺术及审美观点，他原预料只能等死后才有可能如出土文物被人发现。晚晴了，夕阳好，他还算幸运。

目 录

(一)

望尽天涯路

——记我的艺术生涯 (1)

出了象牙之塔

——关于前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回忆和掌故 (19)

油画实践甘苦谈 (29)

风筝不断线

——创作笔记 (36)

内容决定形式? (39)

虚谷所见 (45)

魂与胆

——李可染绘画的独创性 (49)

石鲁的腔及其他 (56)

海外遇故知

——访巴黎画家朱德群 (62)

追求天趣的画家刘国松 (67)

赵无极的画 (71)

熊秉明的探索 (75)

伸与曲

——莫迪里阿尼的形式直觉 (77)

身家性命烈火中

——读《亲爱的提奥（梵高书信体自传）》 (83)

喜见嘉宾

——贺法国二百五十年绘画展览 (92)

生活·信仰·程式

——西非雕刻一瞥 (96)

陪法国画家游天坛和云岗 (101)

画里阴晴 (105)

浙江屐痕 (107)

且说黄山 (110)

看看想想 (114)

彩谷

——彝族火把节散记 (120)

猎人之窝 (127)

美丑之间 (131)

闲话画竹 (134)

桥之美 (138)

秋色 (141)

小三峡里访古城	(144)
绿衣姑娘	(147)

(二)

老树	(150)
两个大佛	(154)
水乡四镇	(157)
从秦俑坑到华山巅	(165)
渔村十日	(171)
白杨沟·达子弯·火焰山	(177)
归乡记	(182)
西非三国印象	(187)
忆与想	
——金陵几处重游.....	(198)
土地	(203)
消逝	(204)
栽花	(207)
大江南北	(209)
上海街头	(212)

(三)

土土洋洋 洋洋土土	
——油画民族化杂谈	(215)

风景写生回忆录	(223)
风景哪边好?	
——油画风景杂谈	(246)
绘画的形式美	(253)
关于抽象美	(261)
造型艺术离不开对人体美的研究	(267)
摄影与形式美	(271)
寂寞耕耘六十年	
怀念林风眠老师	(277)
百花园里忆园丁	
——寄林风眠老师	(286)
林风眠新作	(291)
《林风眠画集》序	(294)
潘天寿绘画的造型特色	
向探索者致敬	(298)
——张仃画展读后感记	(306)
朴实的灵魂 斑斓的色彩	
——悼念老画家卫天霖老师	(309)
唐莲开花	
——写在北京水彩画学会赴港展览之前	(312)
波提切利的“春”	(315)

梦里人间	
——忆夏凡纳的壁画	(319)
姑娘呵，你慢些舞，让德加画个够！	(324)
梵高	(328)
尤脱利罗的风景画	(336)
油画之美	(340)
贵州山丛寻画	(347)
孔孟故里行	(353)
养在深闺人未识	
——张家界是一颗风景明珠	(356)
今日大鱼岛	(358)

(四)

谁家粉本	(361)
名山与名家	(363)
宣纸恋	(365)
真假牡丹争妍	(368)
财和命	(370)
可怜祥林嫂	(372)
草坪	(374)
大宅	(376)
周庄眼中钉	(379)
美盲要比文盲多	(381)

投宿	(383)
外行看时装	(386)
评选日记	(389)
师生对话	(399)
香山思绪	
——绘画随笔	(408)
长江三峡与鲁迅故乡	
——创作回忆	(415)
晚晴天气说画图	(419)
扑朔迷离意境美	(427)
无心插柳柳成荫	
——中国画创新杂谈	(431)
是非得失文人画	(435)
水墨行程十年	(440)
深巷酒香北武当	(444)
寄语新疆	(447)
风光风情说乌江	(449)
竹海行	(455)
长汀短记	(459)
佛国人间	
——游五台山杂感	(463)
深山闹市九寨沟	(466)
说天池	(468)

看艺术拍卖	(471)
三看香港	(474)
走马京都	(477)
友情画意溢京华 ——贺法国近代艺术展览	(483)

晓月	(485)
水乡青草育童年	(487)

(五)

说“变形”	(509)
油画的联想	(511)
漫谈两岸文化交流的未来	(514)
孤独者 ——悼念吴大羽老师	(518)
蟋蟀	(522)
从兰亭到溪口	(524)
赤日炎炎访印度	(528)
刀光剑影龙潭湖	(533)
他和她	(535)

望尽天涯路

——记我的艺术生涯

今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和秉明走进巴黎私立的业余美术学校“大茅屋”。

三十年前，我每天上午到巴黎美术学院学习，下午参观博物馆、画廊，到鲁佛尔美术史学校听课，晚间除去补习法文的时间外，便总是在这里画人体速写。

“大茅屋”虽非茅屋，也确是简陋的，但这里麇集着世界各国的艺术家，男女老少人头济济，还是老样子，旧气氛。只是我没带画夹，也忘掉流失了的三十年岁月。

出了“大茅屋”，我们进入附近一家小咖啡店，也是三十年前常去的老店，相对坐下，额头的皱纹对着额头的皱纹，昔日的同窗已是两个年过花甲之人。

雕刻家秉明现任巴黎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主任，我呢，是以中国美术家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刚访问了西非三国，路经巴黎返国。我总不忘记秉明讲过的一个故事，说有三个寓居巴

黎的俄国人，他们定期到一家咖啡店相聚，围着桌子坐下后，便先打开一包俄国的黑土，看着黑土喝那黑色的咖啡。我很快意识到忘了带一包祖国的土，那撒进了周总理骨灰的土！我立即又自慰了，因我很快就要飞回北京，而秉明近几年来也曾两度返国。

那是多年前的事了，他写信告诉我，他将自己的寓所题名“断念楼”。在恋爱纠纷中，爱憎的交错中，人们也许下过断念的决心，但对母亲，对祖国之爱，真能断念吗？我复信偏偏直戳他的痛处：“楼名断念，正因念不能断也！”

留在巴黎的老同学不止秉明。还有法学博士志豪、史学家景权……及著名画家无极和德群，他们都各自作出了贡献，为祖国争得了荣誉。秉明问：“如果你当年也留在巴黎，大致也走在无极、德群他们的道路上，排在他们的行列里，你满意吗？”我微微摇头，秉明也许知道我会摇头，这摇头的幅度远及三十年，六十年！

一九四六年我和秉明等四十人考取了留法公费，到巴黎学习。我曾打算在国外飞黄腾达，不再回没有出路的旧中国。凭什么站住脚跟呢？凭艺术，为艺术而生是我当时的唯一愿望。花花世界的豪华生活于我如浮云，现代艺术中敏锐的感觉和强烈的刺激多么适合我的胃口啊！我狂饮暴食，一股劲地往里钻。鲁迅说，吃的是草，挤的是奶。但当我喝着奶的时候却挤不出奶来，我渐渐意识到：模仿不是艺术，儿童和鹦鹉才学舌。虽然水仙不接触土壤也开花，我却缺乏水仙的特质，感到失去土壤的空虚。当别人画圣诞节时，我想端午节，耶酥与我有什么相干！虽然我也没有见过屈原，但他象父亲般令我日夜怀念……我不是一向崇拜梵高、高更及塞尚等画家吗？为什么他们都一一离开巴黎，或

扎根于故乡，或扑向原始质朴的乡村、荒岛？我确乎体验到了他们寻找自己灵魂的苦恼及其道路的坎坷。我的苦闷被一句话点破了：“缺乏生活的源泉。”

憎恨过政治腐败、生产落后的旧中国的游子怀乡了！故乡的父老兄妹是可亲的，可惜他们全都看不懂我的艺术，无知是他们的罪孽吗？贫穷绝不是他们的过错。我们画室来了一个体态美丽的女模特儿，受到大家的赞扬，但只画了三天便旷课不来了，别人说她投塞纳河自杀了。谁知她为什么自杀？但我眼前却浮现了童年见过的几个上吊和投河的青年女尸，她们原都是我认识的美丽的好人。

回想当年离开上海到欧洲去，是搭的美国海轮，船将抵意大利的拿波里港，旅客们便登岸换火车。船上头、二、三等舱的旅客纷纷给服务员小费，一、二十美元的小费人家看不上眼，我们四等舱里的中国留学生怎么办？开个紧急会，每人出一、二元，集成数十元，派个代表送给服务员，人家美国人说，不要我们四等舱里中国人小费。有一年暑假我在伦敦度过，经常乘坐那种二层楼似的红色汽车，那车中售票员挂着皮袋，售票的方式同今天北京的情况仿佛，也同时用硬币和纸币。有一回我用一个硬币买了票，身旁一位胖绅士接着拿出一张纸币买票，售票员将刚才我买票的那个硬币找补给他，他轻蔑地摇摇头，售票员只好另换一个补给他。

巴黎美术学院与鲁佛尔博物馆只隔一条塞纳河，一桥相通，趁参观人少的时候，我们随时可进馆去细读任何一件杰作。我一人在围着米洛的维纳斯转，转来又转去，正好没有什么人参观，静悄悄的，似乎可以同爱神交谈哩。大腹便便的管理员向我蹒跚